

A BIOGRAPHY OF PUSHKIN

本书荣获英国BBC2003年度塞缪尔·约翰逊非虚构类作品奖

[英] T.J. 比尼恩◎著

刘汉生 陈 静◎译

为荣誉而生

普希金传 下

Alexandr Sergeevich
Pushki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 DISCOVERY OF THE FUTURE

by the author of the book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为荣誉而生

詹姆斯·H·穆尼

James H. Muni
Fictio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英] T.J. 比尼恩◎著
刘汉生 陈 静◎译

为荣誉而生

普希金传 下

Alexandr Sergeevich
Pushki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希金/[英]比尼恩(Binyon, T.J.)著;刘汉生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1

书名原文: Pushkin

ISBN 7-80173-389-4

I. 普... II. ①比... ②刘... III. 普希金, A.S. (1799~1837) —传记
IV. K835.1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43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2040 号

PUSHKIN by T.J.BINYON

Copyright: © 2002 BY T.J.BINY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rights reserved.

普希金

著 者 [英]T.J.比尼恩

译 者 刘汉生 陈静

策划编辑 国文润华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80 16 开

48 印张 559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389-4/K·046

定 价 78.00 元(上下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



PUSHKIN 目录

第**5**部·诗神与美神联姻

1 求爱 ... 351

2 婚姻生活 ... 425

第**6**部·举步维艰

1 疲惫的奴隶 ... 507

2 困难重重 ... 560

第 7 部·决斗

1 匿名信 ... 633

3 再兴决斗 ... 687

2 和解 ... 659

4 决斗身亡 ... 719

尾声 737

第**5**部



诗神与美神联姻
(1829~1833)

求爱

(1829~1831)

我将要结婚,这意味着,我将失去
独立——反复任性、无忧无虑的独立,
还有奢华的习性、漫无目的旅行,
以及我的孤独、我的善变。

1829年1月5日,普希金离开莫斯科,动身前往圣彼得堡。在特维尔省他离开了大路,改道去了马林尼基,在那里遇上了伍尔夫,还有一屋子的姑娘。“我和普希金结成攻守同盟,一起对付这些美丽的姑娘。”伍尔夫写到,“一场欢闹下来,我的那些姐妹开始叫他梅菲斯特,我则成了浮士德。但尽管有梅菲斯特在一旁撮合,又有浮士德的热烈追求,格列钦(卡坚卡·维里亚谢娃)的态度依然冷淡——我们的努力全都白费了。”16日晚上,两个人一起出发,前往圣彼得堡。“每到一处驿站,我们就利用换马的间隙下棋。我们一路聊天,谈论着时局、文学、生活、女性和爱情等等。普希金颇为健谈,他很热情,心灵又极富洞察力,所以很快就能抓住一个话题。但正是这些品质又让他对事物的判断流于肤浅和片面。只要经过短短的接触之后,他就能了解一个人的性格,而且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谙熟女人的世界。因此,普希金虽没有任何容易打动异性的额外天赋,却仅凭非凡的睿智就赢得了她们的青睐。”18日晚上八点,他们到达了首都。两人没有停歇,直接就赶往马拉亚-莫尔斯卡亚大街的安德烈餐馆——“所有的显贵都在那里用餐”。

一年前的10月,保罗的遗孀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去世。圣彼得堡的宫廷严格守了三个月的哀悼丧期。就在普希金到达的当天,丧

期宣告结束。埃丽丝·吉德洛夫也正在举行这个季节的第一场舞会。十九岁的宫廷侍女官亚历山德拉·罗谢特也出现在客人中。她有一双乌黑的眼睛,一年前,维亚泽姆斯基曾因此对她神魂颠倒。“埃丽丝的举止令人讨厌。她穿着白色的礼服,很是肉感,滚圆的肩膀完全露在外面。* 她的食指上戴着圣乔治的绶带和库图佐夫元帅的手表,而且不断地说:‘他在博罗季诺就戴着这个。’普希金也在这个舞会上,他一个人躲在绅士们身后,站在角落里。我们都穿着黑色衣服。我对斯捷潘妮**说:‘我很想和普希金跳一支舞。’‘好啊,我准备跟他跳玛祖卡。’她果真向普希金走去。普希金摘下帽子跟着她。可是他不会跳。接着,我过去邀请他。我问道:‘您想选择哪朵花呢?’他答到:‘我选您喜欢的颜色!’听了这话,我们一阵狂喜。然而这时埃丽丝进了起居室,她优雅地靠着沙发躺下来,叫普希金也进去。”

亚历山德拉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女儿。她父亲起先在俄国军队里服役,后来又在敖德萨的黎塞留手下担任文官。他死于1813年,半普鲁士、半格鲁吉亚血统的寡妇很快再嫁。第二任丈夫依靠自己的门路省下了继子们的教育开支:四个男孩子被送入军事院校,而亚历山德拉则成为专为贵族少女开办的叶卡捷琳娜学院的寄宿生。在那里,她凭借心机,很快赢得了



玛丽亚·费多罗夫娜

* 她作为宫廷侍女官,应该仍然在守丧。

——作者注

** 斯捷潘妮·拉茨韦尔,也是一位宫廷侍女官。

——作者注

* 维克多·雨果的经典戏剧《艾那尼》(1830年)。

——作者注

媚居皇太后的注意。皇太后是学校的赞助人，很快为亚历山德拉在宫廷里谋到了一个位置。“那个时代的圣彼得堡美人迭出。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这场美女争夺战的俘虏……我们当中有个人将那位黑眼睛、黑皮肤的南方美人称作‘太阳小姐’——这是雨果西班牙戏剧*中的女主人公。”维亚泽姆斯基写到。他本人很快也成了“太阳小姐”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



亚历山德拉·罗谢特

亚历山德拉·罗谢特(1809~1872)，一个时尚女子，宫廷侍女官，圣彼得堡文学沙龙的女主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在她的文学沙龙里荟萃，莱蒙托夫曾倾情于她，而普希金则是她的同道者。由于嫁给了外交官丈夫，她在国外生活多年，逝世于巴黎。

1829年4月，索非亚·卡拉姆辛娜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这个夏天我们要在雷瓦尔度过。我有预感，维亚泽姆斯基会去那里看望我们。当然，他更想见到的其实是罗谢特，那个伶俐可人的侍从女官——去年这个时候他只能在剧院里远远望着，暗自艳羡。真是不敢想像我竟要和这种女人待在一起！”无可置疑，罗谢特的确是一个美人：身材小巧，皮肤透着黑色的幽光，面容精巧雅致，眼睛深邃黑亮。除此之外，她

还极其活泼迷人，聪慧睿智，令人惊讶地博览群书——而且，在她身上还找不出一丝一毫女学究的气息。“在冬宫第五层，她那间不起眼的侍从女官房间简直成了当时文学界名流的聚会厅。”许多作家都献诗给她。在这些崇拜者中，除了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他称她“天使般的小魔鬼”，还曾向她求过婚，尽管他已四十六岁，而她不过才十九岁）以外，还有瓦西里·图曼斯基、霍米亚科夫、索波列夫斯基，以及后来的莱蒙托夫。她在冬宫里也一样所向披靡：米歇尔大公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且

根据传闻,沙皇尼古拉本人也在崇拜者之列。

普希金和她成了密友,经常去皇村和圣彼得堡拜望她。但1835年,罗谢特的外交官丈夫尼古拉·斯米尔诺夫——他们是1832年结婚的——被派驻柏林的俄国大使馆,普希金和她的往来被迫中断。尽管后来普希金妻子曾有所怀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人有过更亲密的关系。“上帝作证,我从来没有和索洛古布(娜杰日达伯爵夫人)发生关系,和斯米尔诺娃也是如此。”1834年5月,普希金向妻子作出了以上的保证。为打消她的疑虑,他又进一步说:“当时斯米尔诺娃已经怀孕在身,再有一个月就要生产。”普希金甚至从未考虑过娶她为妻。鉴于他对美貌如此敏感在意,这种无动于衷显得有些奇特。罗谢特充满诱惑,所有的男人们都无法抵制她,而正是这一点使得普希金反而对她无动于衷。“那种不可接近的纯洁、温婉的气氛,那种理应环绕在一个美丽女性身旁的芳馨,在她身上却从未出现过,即使是在她的花季。”有一个崇拜者评论到。维亚泽姆斯基做了进一步发挥,他写到:“妇女通常无法很好地理解粗鄙和低俗。她却知道它们,并能享受它们,当然了,只是她并不粗鄙地粗鄙,也不低俗地低俗。”罗谢特是普希金的同伴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和她在一起,就像和维亚泽姆斯基和索波列夫斯基在一起一样,可以开一些淫言秽语的玩笑,写几句声色犬马的歪诗。**但普希金没有考虑过把她当作情人,更别提妻子了。

在圣彼得堡,普希金并没有待很久。伊凡诺夫斯基去年春天来看望他时,曾跟他谈到申请参军或去法国的事。普希金相信,或者说十分希望,对方是在暗示,本肯多夫已同意他前

* 作者认为其他上流社会的妇女都误解了贞洁、高贵,故作矜持,不可接近,对男性是一种诱惑。而罗谢特小姐却能够表面粗鄙、低俗,实质贞洁、高贵——类似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这一点让普希金对她没有男女之情,却有同道之谊。

——译者注

** 1836~1837年,她和尼古拉·基谢列夫(此前曾是安妮特·奥列宁娜的追求者)热烈地相爱。当他们终于在巴登相聚时,他问她:“您读过塔勒芒·德·雷奥的《骑士风度简史》吗?”“当然了。”她回答,“我非常喜欢,尤其是《克斯姆斯的回答》;我还知道《步兵少校的故事》。这些都是普希金推荐我看的。他还建议我读里瓦洛尔、尚夫尔的作品,以及伏尔泰的小说。”

——作者注

往高加索,或加入帕斯凯维奇的军团。现在他就想付诸实践了。3月4日,圣彼得堡邮政局长康斯坦丁·布尔加科夫向他签发了从圣彼得堡到第比利斯的往返旅行许可证书。次日,普希金离开圣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下榻在迪诺尔旅馆。他已经为这次旅行计划了很久。去年5月,维亚泽姆斯基写信给妻子说:“普希金准备去高加索,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不过这要看他是否顺利。”维亚泽姆斯基所说的“其他一些地方”,指的可能只是普希金想跟随军队进入土耳其。不过他也可能指的是普希金曾设想过那个可怕的计划——这个计划比起他和伍尔夫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时盘算的计划那个更不现实、更不成形——经由波斯逃离俄国,披荆斩棘到达离边境不远的大不里士*,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几个西方的外交使团。然而,俄国人当时在波斯并不受欢迎。最近在德黑兰发生的事件——这早已成了莫斯科人惟一的话题——迫使普希金打消这个念头。9月份,戈里鲍耶多夫在第比利斯短暂逗留,迎娶了尼娜·恰夫恰瓦泽公主后,就回到了波斯。1月30日,在毛拉们的煽动下,一群狂热的穆斯林冲进了俄国驻德黑兰使馆,杀死了里面的所有人,只留下一个活口,年轻的参赞伊凡·马尔采夫。《土库曼条约》规定波斯必须向俄国赔款,这早已经激怒了穆斯林,而最近戈里鲍耶多夫又向三名基督徒提供外交庇护(两名妇女是伊朗王养子的妾,另一名则是伊朗王后宫的格鲁吉亚太监),这更是火上浇油,令穆斯林们怒不可遏地发动了暴乱。戈里鲍耶多夫遭到车裂,他的尸体面目全非。只有通过他那蜷曲的小指,人们才能辨认出他——那是他1818年与雅库博维奇决

* 伊朗西北部一城市,位于阿塞拜疆地区,乌尔米亚湖以东。

——译者注

斗时留下的伤疤。

“你们可能已经知道，眼下普希金正在攀登高加索山。”3月20日，索菲娅·卡拉姆辛娜告诉维亚泽姆斯基夫妇。“这是他最近又一次精神错乱。”事实上，普希金还在莫斯科。那天晚上，他和维格尔一道拜访了圣彼得堡邮政局长的兄弟，亚历山大·布尔加科夫。他们过得相当愉快，与布尔加科夫一家共进了晚餐，一直到凌晨两点钟才告别。“普希金对孩子们和卡佳的歌喉赞不绝口。卡佳唱了他的两首诗，由杰尼什塔和基托夫谱曲。”布尔加科夫写信对兄弟说，“他准备前往帕斯凯维奇军团，作为一名志愿军，亲历战争的恐怖；也许还会把所有这些讴歌出来。‘噢，不要去！’卡佳对他说，‘戈里鲍耶多夫刚刚死在那儿。’‘别担心，夫人。他们难道会在一年之中接连杀死两个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吗？一个就足够了！’但是列里卡漂亮地恭维了他：‘拜伦去了希腊，死在那里。别去波斯了，拜伦有一个相似者就已经足够了。’——瞧，说的多好！这个塌鼻子的小姑娘！普希金倒是一下子被怔住了。”*

3月20日，普希金被莫斯科的英格兰俱乐部吸收为成员，该俱乐部位于波尔沙亚-德米特罗夫斯卡大街的一所大厦内。**与圣彼得堡的兄弟俱乐部比较起来，莫斯科的英格兰俱乐部显得更具有远见卓识：连尼古拉都惯于就政府的新政策征询它的意见。维格尔不无讽刺地写到：“莫斯科英格兰俱乐部的会员！哦，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俄罗斯，甚至世界任何角落，都找不出类似的人物。他们最卓尔不群之处，就是深信自己全知全能。”普列特尼奥夫写信来祝贺普希金当选，同时送上了十本

* 卡佳和列里卡是布尔加科夫的两个女儿：卡捷琳娜十九岁，奥尔加只有十五岁。戈里鲍耶多夫和普希金的教名和父名都相同。

——作者注

** 1831年，该俱乐部搬迁到位于特维尔斯卡娅大街的拉祖莫夫斯基宫。

——作者注

《波尔塔瓦》，这是他刚刚在出版社见到的。

“A.普希金的新诗已经问世了。只不过题目由《马泽帕》换成了《波尔塔瓦》。”瓦西里·里沃维奇告诉维亚泽姆斯基，“我认为A.普希金更改书名是错的。但不管怎样，他的诗堪称杰作。”普希金第一次被这位乌克兰首领的故事打动是在1824年。当时他读了雷列耶夫的《沃伊那罗夫斯基》，曾徒劳地在瓦尼萨的查理十二世的营地上寻找过马泽帕的坟墓。随着对历史的关注与日俱增，普希金对他的兴趣重新被唤起。在马泽帕身上，他看到了一个与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主角酷似的人物：一个狡猾、无情的阴谋家，为追逐权力而不惜犯罪，最后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普希金试图在诗中融汇三种不同的风格——浪漫主义的故事、历史性的史诗以及胜利的颂歌（例如，《波尔塔瓦》中对彼得大帝的描述）。不过，这种努力也许并未完全成功。与此同时，诗中的语言经常有意识地采用古风，与《奥涅金》或《鲁林伯爵》所使用的轻快语言截然不同。这种语言比他以往任何叙事诗中所用的语言都更有力量和冲击感。诗中彼得大帝的形象尤其值得一提：

他周围簇拥着一群亲信，
走出了帐篷。他的眼睛
炯炯有神。他容貌威严
行动敏捷。他神采飞扬，
整个人就像天上的雷电。*

* 译文选自《普希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四卷《长诗、童话诗卷》，第330页，郑体武、冯春译。

——译者注

他是一个下凡的国王，缺少人类的品性，如同半神一般。就在这里，彼得的主题第一次完整出现，它将成为普希金作品中最重要的主



彼得大帝

题之一。但评论界却并不接受《波尔塔瓦》，这令普希金大为吃惊：“茹科夫斯基、格涅季奇、杰尔维格和维亚泽姆斯基认为，至今为止我写过的任何东西都胜过《波尔塔瓦》。这首诗并不成功。”后来他写到：“也许《波尔塔瓦》确实不值得赞誉，但他们却接受我早期更差的作品，这把我气坏了。”实际上，普希金和评论界的蜜月关系如今已经结束了。对《波尔塔瓦》

的排斥预示着此后评论界将对他的其他作品显示出更大的敌意。

尽管当初普希金是匆匆离开圣彼得堡南下的，但他却在莫斯科消磨了将近两个月，才继续开始旅程。他提出了很多理由来解释行程的耽搁：时而路况太糟，时而又病在身。真正的原因则是，他又恋爱了——正紧追不舍地对娜塔丽娅·冈察罗娃展开进攻。这段时间，乌沙科娃家的姑娘们常常看到他：也许部分原因是，通向她们家的路正好经过娜塔丽娅的窗户。叶卡捷琳娜的追求者多尔戈鲁科夫已经不再露面，她和普希金的关系已经发展为深厚的友谊——普希金送给她一本签名的《波尔塔瓦》。可是除此以外，诗人还在叶卡捷琳娜面前大夸娜塔丽娅的身体魅力，详尽地谈论追求成功的可能性。如此显而易见的迟钝和冒失，令叶卡捷琳娜的宽大经受了考验。于是，这位第三者将普希金的追求演绎成了一个笑话。她把娜塔丽娅称作“卡尔斯”，即那个著名的不可攻克的土耳其要塞。然而，尽管它威名远震，却还是在去年6月被帕斯凯维奇攻下。所以，普希金也有一线希望。5月1日，普希金决定碰碰运气。他委托亚美尼亚人托尔斯泰伯爵向娜塔丽娅·伊凡罗夫娜提出要迎娶她的女儿。“普希金没有被直接拒绝。但答复是他必须等等看，因为他们的女儿还太年轻，云云。”喜极之下，普希金向娜塔丽娅·伊凡诺夫娜写了一封信：